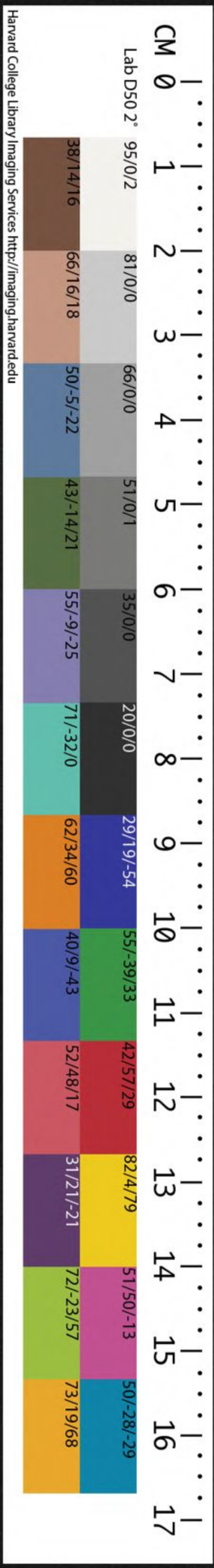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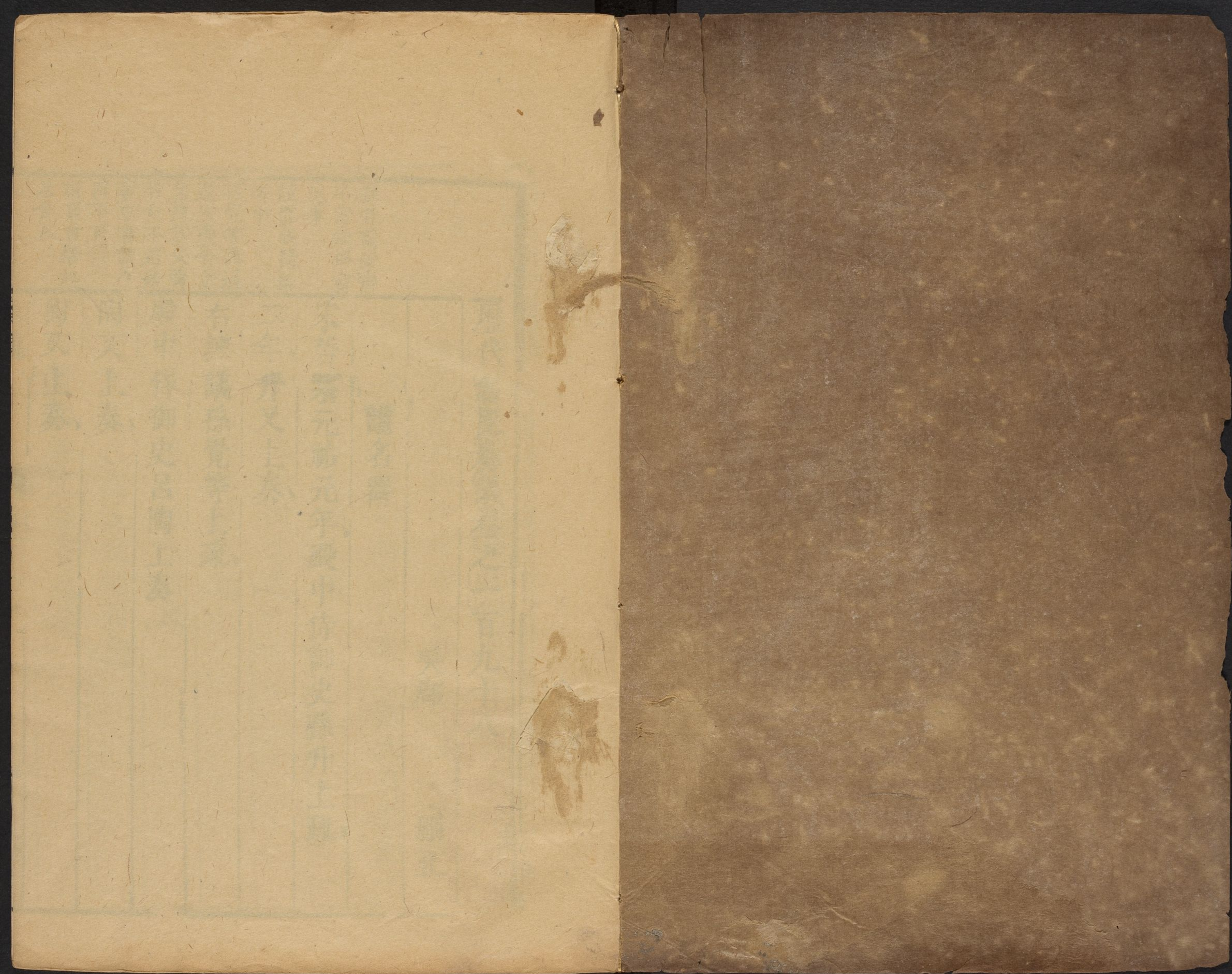
fu 52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 1928

~~Ch. 4662, 4831~~

T 4664/4244B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九十

哈爾濱大學哈爾濱分校圖書館珍藏印

吳郡

刪正

謹名器

宋哲宗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孫升上疏

二年升又上奏

右諫議孫覺等上疏

殿中侍御史呂陶上奏

陶又上奏

陶又上奏

孫升論安壽不當知樞密院事  
詔罷張問給事中  
孫覺等請通還安壽告命  
呂陶論安壽告命不送給事中書讀  
四不可  
請罷曾肇起居舍人

滿魯肇除命不當

侍御更劉摯上論安世奏

劉摯請罷安世新命

摯又上言乞罷文及都司疏

說行宗自日辭直秘閣文

摯論三省樞密院差除疏

及不當尚為右司郎官

摯又上論執政轉官疏

論唐淑開除左司諫臣

諫議大夫劉安世上奏

等罷侍講事關三省樞密

安世為右正言時上奏

院不當干請允執政臣僚辭免山陵

安世又上奏略曰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授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以後盡

寢廟轉官劉安世論罷之賦吏常削

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陛下

法左右職階請依法舉官

之外不許近臣列薦

論執政大臣當避親嫌

故熊太師文彥博之子及為光祿少卿保雍將

作監丞孫永世少府監丞妻族陳安民近遷都

水監丞女婿任元卿堂差監商稅院孫婿李慎

田堂差監左藏庫或用恩例陳乞而此兩處皆

非陳乞所當得也司空呂公著之子希勣今年

知州纔及成資召還為少府少監希純去年

自常博士又遷宗正寺丞女婿范祖禹與其

婦事於實務院前此蓋未嘗有而次婿邵

饒允開封推官公著纔罷僕射即擢為都官郎  
 中外甥楊國寶自初改官知縣又堂除太常博  
 士未幾又擢為成都路轉運判官楊瓌寶亦自  
 常調堂差知咸平縣妻弟魯君貺今年自外任  
 擢為都水監丞姻家張次元堂除知洛州胡宗  
 炎擢為將作少監馬傳慶自冗官得大理寺主  
 簿其同雖或假近臣論薦之名皆公著任宰相  
 日接攝除授也宮教之職舊係吏部依法選差  
 近方收為堂除而公著首用其孫壻趙演宰相

呂大防任中書侍郎日堂除其女壻王謙京東  
 排岸司妻族李括知洋州李機知華州范純仁  
 拜相之初即用其姻家韓宗道為戶部侍郎妻  
 族王古右司員外郎王毅近自常調堂差知長  
 垣縣門下侍郎孫固之子朴判登聞檢院臣聞  
 鼓檢院乃天下訥寃之地豈可使執政子弟為  
 之熙寧初嘗以宰相子曾孝寬判鼓院是時言  
 者以此論奏即令罷免而公亮陳乞監皮角  
 此近例也孫固及左丞王存右丞胡宗愈姻之

歐陽棐除館職未及一月又授職方員外宗令  
 之弟宗炎近除開封推官然王存除歐陽棐  
 未聞其人及中書侍郎劉摯亦未見所引私  
 而二人者依違其間不能糾正雷同循默豈得  
 無罪

中書舍人曾 乞禁止請謁奏

徽宗時陳次 升上奏

次升又上奏

次升又上奏

會錄上仁  
 宗朝錄丁隆  
 五仿詔書事  
 幾凡八條  
 陳次升請收  
 還威福之柄  
 請改正龔原  
 王說除命  
 龔龔原移錢  
 王說移青

祿大駭人  
 請出令渙而  
 必發除授審  
 而必行

論尚書右丞  
 范純禮押虜  
 使筵燕語言  
 再及御名當  
 行黜責

許景衡論道  
 僧度牒紫衣  
 經號當用綾  
 紙印造其開  
 封榜示御筆

直令錄副本  
 連於榜前

次升又上奏

次升又上疏

殿中侍御史許景衡上奏略曰國朝踵唐故事

制勅並用黃紙所以嚴天子命令非百司庶府

文移之比也其赦令制書播告天下者有司行

下所屬仍用素紙以為符檄連附可後蓋其所

從來舊矣近者開封府被受御筆詔書民間有

合通知者輒純用黃紙謄寫揭示通衢見者愕

然以為黃紙勅榜尚書省出也開封府亦得為

之哉。臣方欲論列而近降指揮頒下道僧度牒紫衣師號體式仍用黃紙印造幾與開封同失今爵命多士出自天子著其姓名於勅牒宰相執政官簽書其用黃紙宜矣。至於道僧度牒之屬乃是有司印造非出於尚書省也。禮部官屬書字而宰相執政不預焉。又空其姓名臨時書填蓋與爵命多士制書異矣。亦烏用黃紙為哉。夫名之必可言之必可行此為政之大要也。今以有司文牒而僭朝廷之命令以禮部官屬

而擬宰執之簽書非所以正名公朝垂也。在昔大臣有官兼將相者獨以不得於黃紙書字為恨。今若使禮部郎官為之則前後重輕弗倫不已甚乎。

欽宗時侍御史李光上奏

光又上奏

光又上奏

高宗時張浚上言

右正言陳淵上奏

李光請推委  
任之誠  
論上皇東巡  
州縣供饋無  
者以當賞  
賜不宜遷官  
進職  
請戒執政議  
事宜關士民  
伏闕詬訾  
張浚論激厲

將士不妨過賞

陳淵論莫將

昨自司農卿

出使將命不

當除徽猷閣

待制京畿都

轉運使

請以近下之

職處莫將

鄭剛中論陝

西二三大帥

入親待遇當

盡恩威

胡寅論馮益

不當轉宣政

淵又上奏

殿中侍御史鄭剛中上奏

胡寅上疏略曰臣取會到吏部內侍轉官格法

昭宣使轉宣政使係礙止法如以功轉即合回

授初無轉行之文今來馮益見任昭宣使則有

止法況皇城司親從官堆塚子配填班直及幹

辦本司職務即是提舉禁衛職分之常也有何

功績乃欲憑恃舊恩轉行所不當轉之官而為

宣政使乎侍門一啟他日必有求為節度使者

矣不若止之於其漸之為易既於格法無所以

且使馮益免致僥倖又以示羣臣使知陛下不

輕予人以官自左右親近始

校書郎王十朋上劄子略曰陛下比懲

權收還威福之柄朝廷清明皆謂陛下為不世

出之英主邇者衆口籍籍謂權雖歸於陛下政

復出於多門是一秦檜死百秦檜生也兵間最

甚者如三衙管軍輩與北司深交固結盜陛下

之大權養成跋扈之勢不可制遏昔漢之禍

五十册論三衙管軍輩與北司交結其害最大



於恭顯王氏之相為終始。唐之禍起於此。軍鎮之相為表裏。今禍胎於內而亂形於外。皆憂之。夫權之大者莫如名器。與財與兵。今以管軍而位居三公。是盜名器之極矣。又天下之利源皆入其門。國用日感。私室愈富。三家擅魯。田氏擅齊。殆不過此。且身總禁旅。久而不代。陰結諸將以為之黨。深忌元功宿將之功名者。不容其進。自恃兵柄在手。有輕視朝廷心。夫和者號本兵之地。號令節制天下之諸將者也。今殿

班管軍傲然居前。樞密甘心其後。而不自恥。事勢倒置如此。不奉行其意旨者幾希。節制號令之耶。又其子弟親戚。咸盜清要之職。臺諫有論列之者。朝廷必委曲庇護。俾其言卒不得行。昔唐大將管崇嗣背闕語笑。李勉勸其不恭。肅宗謂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李祐有入蔡縛吳元濟之功。違詔進馬。溫造正衙捫勦。自謂膽落於溫御史。今臺諫言及侍從大臣。隨卽罷斥。而風憲獨不行於管軍之門。其何

以國耶。至若清資橫加於警伍。高爵濫及於醫門。諸軍置承受福威自恣。甚於唐之監軍。皇城置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之監謗。內外將帥剝下賂上。結怨於三軍。道路之間。捕人爲卒。結怨於百姓。皆非治世事也。

自政  
大急  
祕書省正字洪遵乞塞僥倖劄子

孝宗隆興中起居郎胡銓進唐上元元年八月

十一日勅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十

四品服深緋金帶十銖六品服深綠七品

八品服綠並銀帶九銖八品服綠九品深青並  
石帶八銖庶人服黃銅鐵帶六銖景雲二年大  
和六年並同開元二年三品以上帶飾以玉四  
品以上帶飾以金五品以上帶飾以銀與上元  
元年小異故事

周世宗嗣位命衛士習射苑中馬仁瑀善射  
彎弓二百斤弓力最勁所發多中獨賜錦袍  
銀帶開寶二年太祖皇帝親征太原李漢超  
爲北面行營都監其子守恩從父在軍中會

唐制使官

契丹遣兵援河東。衆至定州西嘉山。將入十門。守恩領牙兵數千與戰。敗之。斬首三千級。隨漢超見行在。賜戎服金帶。夫六品七品帶飾以銀。唐制也。馬仁瑀奚爲得之。以其善射也。四品五品帶飾以金。亦唐制也。李守恩奚爲而得之。以其善戰也。且一帶何足道哉。而古之有天下者。必區區謹守其制。不輕以與人者。得不以礪世磨鈍之具有在此耶。

淳熙二年。敷文閣待制周必大上奏曰。臣聞爵

祿以馭富貴。在乎虛實之相參。服飾以定尊卑。在乎輕重之相權。三代兩漢遠矣。近而可稽者。莫若有唐。按唐之命秩有四。曰職事官。曰散官。曰勳官。曰爵號。惟職事官居其位。食其祿。餘則別資蔭。辨章縹緗而已。是謂虛實之相參。又按車服志。緋爲四品之服。五品則淺緋。綠爲六品之服。七品則淺綠。深綠爲八品之服。九品則淺青。流外及庶人。又以黃爲之。其帶銜名數皆有等差。是謂輕重之相權。雖然。慕實而棄虛。取重而

捨輕天下之

迫於此使其出無窮其

用不偏則繫乎上

所以處何如爾觀德

宗嘗欲以散試官

以某者贊力言不若

賜以錢帛則人不

如國不失權故當時皆以

空名為貴宣宗時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

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皆以緋紫

為榮然則守此以為公器操此以為大柄固有

天下國家者之急先務也本朝自元豐間盡罷

文武散官政和以來又罷文武勲官惟爵號僅

道路黃白相望恐非所以示信於下也乞寶惜  
之有所甄別

御史中丞李英奏言名器不可以假人上恩以

難得為貴比來醜於用賞實駭聞聽帑藏不足

惟恃爵命今又輕之何以使人蘭州西關堡將

王侁兒向以微勞既蒙甄錄頃者堅守關城誘

殺賊使論其忠節誠有可嘉若官之五品命以

一州亦無負矣急於勸獎遂擢節鉞加階二品

賜以國姓若取蘭州又將何以待之陝州名將

項背相望曹記僧包長守京永昌徒單醜兒郭  
祿大皆其著者狗兒藐其卒一朝處眾人之  
右為統領之舉難得其死力也

元世祖略聖人立茲名教太

極之理分而為五曰木上金水五行一太極  
而本無其極但以有名名之也大道之體分而  
為五曰仁義禮智信五常一大道而本無其道  
亦以有名名之也道即太極也有名皆道也非  
有名不足以定蒸民之心非有名不足以立蒸

趙天麟論有  
名無分為虛  
者有分無名  
為分

為准東總領  
任伯起乞寔  
罷多能轉官

寧字上奏略曰爵祿所以獨

世名器不可假人蓋官重祿苟加於無功則

能者怠施於疏屬則也者怨若是而曰廣親親

之恩豈不戾乎竊見而班官有十年一轉者固

常法也而宗室至觀亦以上則具奏聽旨蓋

官卑者可以令其叙立十年之限若觀察

使以上則官穹祿厚十年其所以予之

必有其說或居所或屬籍或著賢行或

勞能必令臨時取聖降旨也又必曰

某勞係某親。理宜優  
簿。若執左券而攫取  
多能以族屬則僅綴  
以在班則免奉朝請。  
陳詞必欲陞轉。其所  
等在多字行。亦未有  
旄鉞。昔之節度留後  
巧計求請而得之。  
何大中祥符。詔在班  
兵而予之。非可以按  
立法之意可謂善矣。  
但免以行能則初無可  
官至廉車亦已過矣。進  
引例皆非其倫。而族屬一  
轉至是官者。況承宣秩亞  
也。祿廩之豐非他官比。若  
多能幸矣。如朝廷之紀綱  
十八年者。具名取旨。至

和熙寧始取覃恩後  
及十年者皆出特恩不為  
永例。非限有司考績  
之法。是乃國朝會要明文  
尤足以見祖宗朝未  
嘗輕畀也。望聖慈將多能  
乞轉官寢罷。以塞僥倖之原。

伯起又上奏  
伯起又上奏

理宗淳祐中安南國王陳日烱  
太上國王下省官議  
曰太上者漢高帝以尊其父  
累朝未之有改若

論醫工土師  
轉官  
請罷彭彭年  
而批轉行遙  
歐陽守道議  
安南國王當  
易太稱老

賜詔書稱太上國王。非便。南越尉佗嘗自稱蠻夷大長老。正南夷事也。禮方伯自稱曰天子之老。大夫致仕曰老白。亦曰老。自蠻夷言之。則有尉佗之故事。自中國言之。亦方伯致仕者之常稱。漢亦有老上單于之號。易太以老無損。或云。上字存其太字。太土則有古公。三太。三少。太宰。少宰。太所以別於少也。謂父為太。則子為少矣。太以尊言。則太后。太妃。太子。太孫。以卑言。則太史。太卜。太祝。樂太師。太固。上下所通用也。

侍御史鄭家疏言。比年以來。舊章寢廢。外而諸閫。至問勲勞之有無。而爵秩皆得以例遷。內而侍從。不問才業之優劣。而職位皆可以例進。執政之歸休田里者。與之貼職可也。而凡補外者。皆授之矣。故自公侯以至節度。有同序補。自書殿以至祕閣。錯立周行。名器之輕。莫此為甚。無功者受賞。則何以旌有功之士。有罪者假寵。則何以服無罪之人。矧事變無窮。而名器有限。彼名器。常重於上。則人心不敢輕視於下。非才不

日元悉青從兼日事申趙

帝仗之奏李百本公唐人

得輕爲去就張孚用文虎

不得人官師

洪至命進之

贊故事

劉敬青慎內此

固功。有不得覲幸於其間。則負慷慨之氣。懷名之願者。陛下始可得而鼓舞之矣。

徐元杰上奏

洪舜俞進唐陸贄奏李萬榮不當逐劉士寧

爲留後故事

度宗咸淳三年。署昭慶軍節度掌書記劉黻上

論內降恩澤曰。治天下之要。莫先於謹命令。謹

命令之要。莫先於室內。此命令帝王之樞機。

經中書參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省施行。

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勅。不足效也。陛

下白郊祀慶成以來。恩數綢繆。指揮煩數。今日

丙此。明日內批。邸報之間。以內批行者。居其半。

竊爲惜之。出納朕命。載於書。出納王命。詠於詩。

不專言出而必言納者。蓋以命令繫朝廷之止。

不能皆中乎理。於是。有出而復有納焉。祖宗

禁中處分軍國事。付外者。謂之內批。如取太原。

下江南韓琦袖以進呈。英宗悚然避坐。此豈非

謹內批之原哉。臣日夜念此。以爲官爵陛下之

奏議



和若之周語  
以惜全辰牌

官以三省陛下之三省所謂同奉聖旨則是三省之出命即出陛下之命也豈必為批而後為恩緣情起事以義制欲某事當行某事當息且有條貫何不自三省行之其有未穆於公論者爭令執奏顧不遑歟

金宣宗興定間徐州行樞密院參議官粘葛全周上草言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自古帝王靡不為重今之金銀牌即古符節也其上有太祖御尺往年得佩者甚難兵興以來授予頗濫市井

存而與否多出吏手是以人不之貴所謂賞格唯寄祿官及貼職遙郡而已一有微效例加遷授徒捐實利悉廢虛名往往勤勞之士未勸而僥倖之心先啟非所以馭富貴也文臣中大夫與通直郎之有年勞者班秩固遠矣而同服一色之緋朝請郎任大卿監與諸州助教百司胥長流品固殊矣而同服一色之綠武臣正使帶遙郡而為知州鈐轄路分者其視脩武郎監當固有關矣而佩服無別從義郎而下或為將領

由者修殿宇  
正可度不常

兵官。或任塲務。城寨視州縣胥吏。固異轍矣。而  
等威無辨。蓋由三代冠冕不可施於常服。兩漢  
印綬又難。一旦復行。歷代以來。日趨簡便。因循  
混淆。乃至於此。非所以定尊卑也。臣願陛下採  
詔有司。博加討論。縱未能盡如古法。猶當略用  
唐制。虛實相參。輕重相權。使官秩不冗而善者  
勵。命服有章。而能者勉。其於總覈之政。不為無  
補。

必大為參知政

時又上奏

民之極。昧全理而執偏迹者。皆異端之流。

達而無下學者。亂人之類。

天麟又上策

順帝至正末。朝臣鄭玉翰林待制奉議大夫。

遣使者賜以御酒名幣。浮海徵之。玉辭疾不起。

而為表以進。曰名爵者。祖宗之所以遺陛下。使

與天下賢者共之。陛下不得私與人。待制之職。

臣非其才。不敢受。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

下得以私與人。臣不敢辭也。

請辨三德而  
分為九科簡  
八才而分為  
六等  
玉曰名爵

不許以不與人言不郊禮也  
 引其其志不郊父醜與帶天不許以奉對不郊  
 與天不贊者其志不許郊與人言國之禮  
 而為表以然曰不郊者其志不許郊與  
 引其其志不郊父醜與帶天不許以奉對不郊  
 與天不贊者其志不許郊與人言國之禮  
 而為表以然曰不郊者其志不許郊與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九十八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九十九

吳郡

刪正

求言

公諫監諍

周厲王時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  
 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  
 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  
 敢言召公曰見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  
 壅而潰傷民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  
 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

於列士獻詩。警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朦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者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心。而宣之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

齊威王時。鄒忌脩八尺有餘。身體昳麗。朝服衣

西風齊

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

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

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妻曰。吾孰與徐公

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

談。問之客曰。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

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

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

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

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

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爲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

晉武帝泰始初。尚書李胤上奏曰。古者三公坐

聖明廣延

而論道。內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或處三槐。兼聽獄訟。稽疑之典。謀及卿士。陛下聖德欽明。垂心萬機。猥發明詔。儀刑古式。雖唐虞曠諮。周文翼翼。無以加也。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羣公。詢納讜言。其軍國所疑。延詣省中。使侍中尚書。諮論所宜。若有疾疢。不任覲會。臨時遣侍臣訊訪。詔從之。

唐太宗貞觀元年。太宗詔宰相入內平章國計。必使諫官隨入。預聞政事。

太宗詔諫  
宰相入

知麻論虞  
死

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短而永愚隋煬帝好自誇護短拒諫誠難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為誅罪昔微子佯狂自全孔子亦稱其仁及煬帝被殺世基合同死否杜如晦對曰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世基豈得以煬帝無道不納諫諍遂杜口無言偷安重位又不能解職請退則與微子佯狂而去事理不同昔晉惠帝賈后將廢愍懷太子司空張華竟不能苦爭而意苟免趙王倫乃

舉兵廢后使讓張華華曰將廢太子日非是此言當時不被納用其使曰公為三公太子無罪被廢言既不從何不引身而退華無詞以答遂斬之夷其三族張華既抗直不能成節遜言不足全身王臣之節固已墜矣虞世基位居宰輔在得言之地竟無一言諫爭誠亦合死

太宗時疎勒朱俱波其棠遣使貢方物太宗請羣臣曰向使中國不安日南西域朝貢使亦何緣而至朕何德以堪之觀此翻懷危懼惟藉公

太宗以秦  
真武為戒

等直言正諫以相匡弼。若惟揚美隱惡。共進諛言。則國之危亡。可立而待也。

同季輔鍾  
刺

太子右庶子高季輔上疏陳得失。太宗特賜鍾乳一劑。謂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

歐論上好  
下必盡

太宗又謂孫伏伽曰。今以公為諫議大夫。必須獻可替否。又謂侍臣曰。公等全無諫爭。魏徵對曰。昔者齊景公射不中的。而左右俱稱其善。景公曰。自晏子死。不復聞寡人之過。茲章對曰。上之所好。下必從之。君若以謬誇為忠。則人皆晏

子。陛下每稱述忠諫之士。若有事須獻替。誰敢不盡其忠。

郭從謹言草  
野久知有安  
神山之禍

玄宗天寶十五年。帝在蜀。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安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奸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

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覩陛下之面而訴之乎。帝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陸贄請使群臣極言得失

德宗時。翰林學士陸贄上奏略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然尚恐爲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歛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

矣。欲薄歛。則郡縣懼之。軍用。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威嚴。言且無驗矣。此皆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未符悔過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平禍亂。拯卹危。恤黎烝。安反側。既未有息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行。已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

奏議

卷之九



彰追咎之意。副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  
穆宗卽位。逸游荒恣。監察御史楊虞卿上奏曰。  
烏鳶遭害。仁鳥逝。誹謗不誅。良臣進。臣敢冒誅。  
獻瞽言。臣聞堯舜以天下爲憂。不以位爲樂。況  
今北虜方梗。西戎弗靖。兩河有瘡痍之虞。五嶺  
罹氛厲之役。人之疾苦積下。朝之制度莫脩。邊  
亡見儲。國用寢屈。固未可以高枕而息也。陛下  
初臨萬幾。宜有憂天下心。當日見輔臣公卿百  
執事垂意以問。使四方內外。灼有所聞。而聽政

六十日。入對延英。獨三數大臣承聖問而已。他  
內朝臣。偕入齊出。無所咨詢。諛臣盈廷。忠言不  
聞。臣實羞之。蓋主恩疎而正路塞也。公卿大臣  
宜朝夕燕見。則君臣情接。而治道得矣。今宰臣  
四五人。或頃刻侍坐。鞠躬隕越。隨旨上下。無能  
往來。此繇君太尊。臣太卑故也。公卿列位。雖陟  
降清地。曾未奉優賤。承下問。雖陛下神聖如五  
帝。猶宜周爰顧逮。惠以氣色。使支體相成。君臣  
昭明。陛下求治於宰相。宰相求治於臣等。進忠

若趨利。論政若訴冤。此而不治。無有也。自古天子居危思安之心同。而居安慮危之心則異。故不得皆為聖明也。

盧文紀請復延英殿召對故事

後唐廢帝清泰二年。帝以時事為憂。嘗從容讓宰相盧文紀等無所規贊。文紀上言曰。臣等每五日起居。與兩班旅見侍衛滿前。雖有愚慮。不敢敷陳。竊見前朝置延英殿。或宰相欲有奏論。天子欲有咨度。皆非時召對。旁無侍衛。故人得盡言。望復此故事。帝詔曰。舊制以五日起居。百

僚俱退。宰相獨升。若常事。自可敷奏。或事應嚴密。聽於閤門。奏膀子。當盡屏侍臣於後殿相待。何必襲延英之名也。

謝泌請勿詰拒賢士

宋太宗太平興國中。言事者眾。詔閤門非涉僥望。乃許受之。繇是言路稍塞。直史館謝泌上奏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苟詰而拒之。四聰之明。將有所蔽。願采其可者。拒其不可者。庶顯顯之情。得以上達。帝然之。

劉隨請顧問諫官

仁宗天聖三年。右正言劉隨乞顧問諫官疏。

杜衍請便殿  
召對  
蘇舜欽請還  
孔道輔范仲  
淹諫職  
余靖請使侍  
從諫官悉與  
聞北虜西戎  
之事  
何郊請委中  
書置籍錄臣  
際章疏  
趙抃論王起  
女言定州夜  
會擲磚瓦等  
事其罪可恕  
范鎮請復御  
寶曆紙給言

景祐二年御史中丞杜衍上奏  
光祿寺主簿蘇舜欽上奏

慶曆五年知諫院余靖上奏  
八年殿中侍御史何郊乞許兩制兩省上章論  
事疏

至和二年侍御史趙抃上奏

三年知諫院范鎮上奏

仁宗時知諫院司馬光乞施行制策劄子

劉敞上奏

事官故事  
司馬光論應  
制上等三人  
制策可采者  
請取正本留  
之禁中  
劉敞請延見  
上殿臣僚委  
曲訪問  
司馬光請詔  
侍從近臣日  
輪一員直資  
善堂夜宿崇  
文院以備非  
時宜召  
請舉直學士  
待制等職夜  
宿之制

殿劄子

光又上劄子

光又上劄子

光又上劄子

光又上劄子

治平中知諫院呂誨乞詔中外咸上封事疏

殿中侍御史范純仁乞詔臣寮上封章陳闕失

疏

義

卷一百九十一

論爲國之要在於審察人

精周知下情請詔侍從互

換宜宿請省覽章奏

古諫請詔中外咸上封事

范純仁請推誠納諫

請復百僚轉對之法

傳堯俞請禁中置簿錄章

奏劉述請降旨

問當今急務

純仁又上疏

起居舍人傅堯俞上奏

神宗初卽位下詔求言御史知雜事劉述上奏

熙寧元年龍圖閣直學士韓維上奏

知諫院范純仁乞詔近侍陳朝廷闕失疏

元豐八年純仁知慶州乞詔內外官條陳利害

狀哲宗初卽位下詔求言有曰若乃陰有所懷犯

非其分或竊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

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微倖希進下則銜感流俗

之情以干取虛譽審出於此而不懲艾必能亂

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時韓維

留侍經筵乃上疏乞改詔書六事門下侍郎司

馬光亦上疏帝於是始改前詔曰朕紹承燕謀

獲奉宗廟初攬庶政鬱于大道夙夜祇畏不敢

違寧懼無以章先帝之休烈而安輯天下之民

永惟古之王者卽政之始必明目達聰以防壅

蔽敷求讜言以輔不逮然後物情徧以上聞利

害義

奏議

韓維請免陳  
書各黜  
堯純仁請督  
責近侍絀  
請詔內外官  
一月內閣奏  
韓維請刊去  
詔書中若乃  
陰有所懷一  
段七十五字  
河馬光洞之



請降出封事  
有詳祭帖  
謂宋彭年王  
謬不當以言  
事罰銅三十  
斤

澤得以下究。詩不云乎。訪予落止。此成王所以  
求助。而羣臣所以進戒。上下交儆。以遂文武之  
功。朕甚慕焉。應中外臣寮。及庶民。並許實封直  
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在京於登聞鼓。檢院投  
進。在外於所屬州軍驛。置以聞。朕將觀覽。以考  
求其中而施行之。

光又乞降封事。發帖劄子。

光知陳州。又乞開言路劄子。

光又上劄子。

在京於鼓院  
在外於

軍投

請增諫

官員許六

言事

侍御史劉摯乞增諫員許察官言事疏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九十九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

吳郡 刪正

求言

宋哲宗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孫升上奏

殿中侍御史林旦上奏

三年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上奏

七年翰林學士范祖禹論求言疏

中書舍人孔武仲乞輪侍從官進對疏

元祐中中書舍人陳軒上奏

孫升請勿惑聽厭言林旦請折蔡確章惇餘黨邪謀蘇軾論提刑孫路延匿夏賊情形當治其罪范祖禹請訪問孔武仲請輪侍從官二人

進對 陳軒請復諸道帥守辭見 召對之制 曾肇請詔天下直言百官次對 曾肇請勅侍從官論思獻 新 范純仁請下三省樞密院 六曹寺監分學看詳章奏 請脩轉對之制 下不諱之 李浩請詔侍

紹聖元年知杭州曾肇乞詔天下皆得直言及百官次對狀

元符八年戶部郎中曾肇乞復轉對疏

哲宗時尚書右僕射范純仁奏乞看詳臣庶所

上封章疏

徽宗初即位中書舍人曾肇乞脩轉對之制詔

百官民庶極言時政狀

右正言鄒浩乞如神考故事詔侍從言事疏

宣和六年司封員外郎李光乞開言路劄子

李光論士大夫不當妄引

苟卿有聽從無諫諍之說

以杜塞言路

陳瓘請法周家尊黃耆秦

繆詢黃髮論奉議郎鄭

敦義進士何大正封事進

言恩賞太遽恐有四弊

胡舜陟請復御史言事之

徽宗時陳瓘論求言之詔未及舊弼劄子

瓘又論賞言者劄子

欽宗靖康元年監察御史胡舜陟乞御史言事

疏曰御史耳目之官以言為職故監察御史自

唐以至本朝皆論政事繫官邪正與殿中侍御

史同元豐紹聖著在甲令至崇寧間大臣營私

欲其便已遂變祖宗成憲使人君無兼聽之明

而南臺御史始有不言事者今多事之時以開

言路為急望下本臺令增入監察御史言事之

胡銓請詔百官盡言無諱許景衡請遵祖宗故事每月朔前後殿起居許侍從官轉對或放朝亦令進對周必大請條問民兵屯田二事胡寅詩行祖宗轉對故事章誼請徧舉濟士之略李彌遜請詔內外悉陳脩政事備夷狄

文以復祖宗之制

高宗建炎間樞密院編脩官胡銓上奏

尚書右丞許景衡乞復轉對劄子

紹興三十年正字周必大上奏

高宗時胡寅上奏

章誼乞詳延多士論天下利害疏

試中書舍人李彌遜乞許內外職事官言事劄子

起居郎洪遵乞脩注官經筵奏事劄子

遵又經筵進仁宗詔閣門通進銀臺司登閣檢

鼓故事

中書舍人周麟之上奏

右正言陳淵上求言疏

淵又上奏

淵又上奏

淵又上奏

光宗淳熙五年翰林學士周必大上奏

寧宗時袁說友乞來忠言疏

洪遵請脩注官經筵奏事進仁宗故事周麟之請參酌守臣條具裕民事宜陳淵請推切直為利監贊譽為害論人主當知諫之有益論人主不求勝乃能勝人論人主當自得師周必大請詔部刺史條部

三



內事為一書  
袁說友請力  
用忠言  
袁燮請詔皇  
太子具官僚  
問答之語上  
聞  
趙天麟請詔  
內外官僚言  
事  
請令綉衣使  
若採聞閣風  
謠

都官郎官袁燮上奏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

天麟又上策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一

吳郡

刪正

聽言

孔伋論衛國  
事日非

衛侯言計非是羣臣和者如出一口時孔伋居  
衛乃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  
故伋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  
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  
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臣下同聲賢之  
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

奏義

卷二百一

晏子論和與  
同異

安從生。詩曰具曰予智。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  
君之君臣乎。

齊景公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馳而造焉。  
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  
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  
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  
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  
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  
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

是以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

既戒既平。饜餼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

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

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

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

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

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

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

食之。若今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

是

請賞禮別跪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別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睹齋敖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別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反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事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別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全

見戮於別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失行而別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別跪倍資無正時朝無事

請朝居嚴則無言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

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暗。上無聞則謂之聾。聾暗則非害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幃幙。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楚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他言。白公又諫。王如。

王  
白公諫楚靈

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旁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川。用汝作舟楫。若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獻廣。

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謂未久。故三年然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佚。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甸。以屬諸侯。至于今。爲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

不可乎。周詩有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罪也。土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言。愬。寘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遂趨而退歸。

蘇從諫莊主

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

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門。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裊衽，右朝服曰：吾鐘鼓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為相。

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

正 謂御已諫莊

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閑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曰：若與予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邪？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士有承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費咎，血成於通途，然則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愚

竊聞昔者虞不用官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王  
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  
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  
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  
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  
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  
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  
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  
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加諸寡人。公皆

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  
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  
者。吾將與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  
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  
諸御已。訖無人乎。

答犯仲左臂  
謂五指以悟  
晉平公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歛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  
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  
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  
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

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願味死御。平公曰：諾。咎犯伸其左臂而誦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伸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桂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師經援琴撞  
魏文侯

魏文侯時，師經鼓琴，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任座論君仁  
臣直

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怒而逐翟黃。黃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者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入，拜爲上卿。

中  
天  
臺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畚操鍤入曰：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旣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而足以爲臺趾。古者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爲臺趾。材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

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茅焦諫秦王

秦孝文王遷太后於雍。下令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請諫。王大怒。趣召鑊。欲烹之。焦徐行至前再拜而諫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王曰。何謂也。對曰。陛下有狂悖之

行。不自知邪。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于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令天下聞之。皆毛解無向秦者。臣切為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手接之。爵以上卿。

鄧公訟晁錯之寬

西漢景帝時。吳楚反。以誅晁錯為名。帝從袁盎請。斬錯東市。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以言事見帝。帝問曰。道軍所來。聞晁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

言也。帝曰：何哉？鄧公曰：夫晁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讐。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鄭昌論蓋寬饒不當坐上言不道

宣帝神爵二年，司隸校尉蓋寬饒坐上書不道。諫大夫鄭昌上言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奸邪為之不起。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

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直道而行，多讐少與。上嘗陳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

張猛諫御樓船

甘露元年，帝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諫曰：宜從橋。帝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得入廟矣。聽臣言，臣自刎以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帝不悅。先驅張猛進曰：臣聞主聖則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帝曰：曉人不當如是邪？遂從橋。

梅福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

成帝鴻嘉元年。故南昌尉梅福上奏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以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陣。而建上將。改天節。登平。雲冷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

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由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悅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衍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

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籍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能言。

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世。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人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

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俊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毆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者。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乃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

伯樂之圖。求騏驎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讐。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

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  
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  
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  
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其臣。而矯  
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  
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  
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  
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  
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諱之

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  
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  
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  
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盛。陛下  
不見其形。願察其影。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  
言之。三倍春秋水災。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  
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  
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  
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

桮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  
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  
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隆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  
之。亦無及已。

元延元年。故槐里令朱雲上言曰。今朝廷大臣  
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  
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  
臣願賜上方劍。斬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帝問誰  
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帝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

朱雲請斬張

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  
呼曰。臣得下從。比十龍逢游於地下足矣。未知  
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叩頭諫曰。此臣素  
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  
之。臣敢以死爭。帝意解。及後當治檻。帝曰。勿易  
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成帝欲立趙婕妤爲后。下詔封婕妤父臨爲  
列侯。諫大夫劉輔爭之。帝收輔繫掖庭。祕獄羣  
臣莫知其故。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諫曰。臣聞

辛慶忌等諫  
繫劉輔掖庭  
祕獄



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諂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譽。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爲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親從下上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

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於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喪。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

何敞理郵壽之冤

後漢章帝時。大將軍竇憲。陷尚書僕射郵壽以罪。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曰。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譴。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爭臣七人。以自鑒照。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郵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考劾大不敬。臣愚以為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眾正議。以安

宗廟。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諤諤以昌。不以誹謗為罪。請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天下以為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觸死瞽言。非為壽也。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安之化。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謬豫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壽

得減死。

楊震張皓請赦趙騰

安帝時。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怒。詔獄詰以罔上不道。太尉楊震上奏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采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為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為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輿人之言。帝不省。司空張皓亦上奏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

陳忠請示無諱之失廣直言之路

惡聖王不罪芻蕘。騰等雖于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諍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騰得減死。

時連有災異。詔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諍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赦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袁盎人豕之譏。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廣。

德自刎之切。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退而不通，罪至死。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兄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

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桓帝時，白馬令李雲言事，下獄。大鴻臚陳蕃上奏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于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故敢觸龍鱗，冒昧以請。

魏明帝青龍二年，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侍中盧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

陳蕃請赦李雲

盧毓請容高堂隆

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爲狂直。陛下宜容之。

王肅論漢桓帝不當殺李雲

景初中帝嘗問祕書監空肅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爲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爲殺之未必爲是也。

吳烏程侯寶鼎元年左丞相陸凱上奏曰臣聞

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源也。是

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旂。立敢諫之鼓。

武公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悅其行。臣察

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

此禍兆見矣。故略陳其要。寫盡愚懷。陛下宜克

已復禮。述修前德。不可捐棄。臣言而放棄。意

奢情至。吏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

骨肉相克。公子相奔。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

之。敗不過二十稔也。臣常念亡國之人。夏桀殷

奏義

卷二十一

二十一

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忿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衆沉浮。若比于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

劉毅論音武帝可方漢桓靈

晉武帝太康三年，帝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毅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不聞此言，朕有直

臣固爲勝之。

陳元達請遠捐商周覆國之弊近模孝武光漢之美

漢主劉聰謂陳元達曰：卿當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達叩頭謝曰：臣聞師臣者王，友臣者霸，臣誠愚闇，無可採也。幸邀陛下垂齊桓納九九之義，故使微臣得盡愚忠。昔世宗遙可汲黯之奏，故能恢隆漢道。桀紂誅諫，幽厲弭謗，是以三代之亡也忽焉。陛下以大聖應期，挺不世之量，能遠捐商周覆國之弊，近模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

聰既僭位。以劉娥為右貴嬪。甚寵之。俄拜為后。將起鵷儀殿以居之。其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時在後堂。私勅左右停刑。手疏啓曰。伏聞將為妾營殿。今昭德足居鵷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動須人力資財。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夫忠臣之諫。豈為身哉。帝王拒之。亦非顧身也。妾仰謂陛下上壽。明君納諫。之昌。下忿。闇主拒諫之禍。宜賞廷尉以美爵。酬廷尉以列土。如何不惟不納。而反欲誅之。陛下

由多而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歸於妾。拒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忿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為之後。人之觀妾。亦由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色變。謂其羣下曰。朕此得

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此。朕無憂矣。

後魏孝明帝神龜中。沙汰郎官。御史中尉東平

王元匡與棺諫諍尚書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詔恕死爲民。三公郎辛雄上奏曰。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嘗諤之性。簡自帝心。鷹鷂之志。形於在昔。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至若茹皓昇輦。匡以宜下之言。高坐當政。匡陳擅權之表。剛毅忠欵。羣臣莫及。骨鯁之跡。朝野共知。當高祖之時。匡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帝已容之於陛下。亦宜寬之於後。况其元列由緒。與罪

行本諫般

同也。脫終貶黜。不在朝廷。恐杜忠臣之口。塞諫者之心。乖琴瑟之至和。違鹽梅之相濟。祈奚云。叔向之賢。可及十世。而匡不免其身。實可嗟惜。隋文帝開皇初。帝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諫議大夫劉行本諫曰。其人素清。其過又小。願少寬之。帝不聽。行本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若非。當置之於理。豈得輕臣而不顧也。因置笏於地而退。帝歛容謝之。



伏伽上言  
三事一虛年

于獻琵琶張  
琴道獻弓矢

不當資賞二  
廣散妓三澄

傳

唐高祖武德初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言三事  
帝大悅即詔曰周隋之晚忠臣結舌是謂一言  
喪邦者朕惟寡德不能性與天道然冀彌諸以  
輔不逮而羣公卿士罕進直言伏伽至誠慷慨  
據義懇切指朕失無所諱其以伏伽為治書侍  
御史賜帛三百匹

李綱辭太子

李綱為太子詹事太子失德屢諫不聽綱遂乞  
骸骨高祖罵上卿為潘仁長史而羞朕尚書邪  
綱曰曰二賊也志殘殺然每諫輒止為其

唐太宗責杜  
淹不諫隋煬  
帝王世充

長史故無愧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持水肉  
石敢久為尚書乎且臣事東宮東宮又與臣忤  
是以上印殺帝謝曰知公直士幸卒輔吾兒

太宗貞觀元年尚書杜淹嘗白太宗曰懷道可  
用帝問狀淹曰懷道在隋時位吏部主事方煬  
帝幸江都羣臣迎阿獨懷道執不可帝曰卿時  
何云對曰臣與眾帝折曰事君有犯無隱卿直  
懷道者何不謹言淹謝曰臣位下又顧諫不從  
徒死無益帝曰內以君不足諫尚何仕食隋粟

忘隋事。忠乎。因顧羣臣。公等謂何。王珪曰。比于諫而死。孔子稱仁。泄冶諫亦死。則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祿重責深。從古則然。帝笑曰。卿在隋。不諫宜置。世充親任。胡不言。淹對曰。固嘗言。不見用。帝曰。世充懷諫。飾非。卿若何而免。淹辭窮。不得對。帝勉曰。今任卿已。可有諫未。答曰。願死無隱。

韋溫彥博  
上

二年。太宗使太常寺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伎。不進。數被讓。侍中王珪與溫彥博

曰。孝孫修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為人游說邪。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効。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慙。遂罷。明日。詔房玄齡曰。昔武王不用夷齊。宣王殺杜伯。自古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于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公等勿懲。是不進諫也。

魏徵論人主  
兼聽則明偏  
信則暗

三年太宗嘗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詩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昔堯舜之世開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聖無不昭故共繇之徒不能塞也靜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則隱藏其身揭隔疎賤而偏信趙高及天下潰叛不得聞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舉兵向闕竟不得知也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得守也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

雖為長臣不  
為忠臣

得壅蔽而事情得以上通也太宗甚嘉其言

有人告尚書右丞魏徵阿黨親戚太宗使御史

大夫溫彥博案之無狀彥博奏徵既為人所道

雖在無私亦有可責帝令彥博謂徵曰爾諫正

我數百條豈以此小事便損眾美自今已後不

得不存形迹居數日太宗問徵曰昨來在外聞

有何不是事徵正色曰前日令彥博宣勅語臣

云因何不作形迹此言大不是臣聞君臣同契

義皆一體未聞不存公道謹事形跡若君臣上

下。同遵此路。則邦國之興喪。或未可知。帝矍然。改容曰。前發此語。尋已悔之。實大不是。公亦不得遂懷隱避。徵乃拜而言曰。臣以身許國。直道而行。必不敢有所欺負。但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稷契臯陶。君臣協心。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龍逢比干。面廷諍。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國家並喪。獨有其異。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帝曰。君但莫違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計。乃賜

絹二百匹

論臣無後言

六年。太宗置酒丹霄樓。出。司長孫无忌曰。魏徵

王珪事隱太子。巢刺王。可惡。我能棄怨。用

才。無羞古人。然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即

應。何哉。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

恐遂行之。帝曰。第即應。須別陳論。顧不得。徵曰。

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從可。方

別陳論。此乃後言。非稷卨所以事堯舜也。帝大

笑曰。人言徵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

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見胡斐始畢上書論西  
蕃事意頗有情理朕與其語非常戰懼今奏一  
事人亦應如此魏徵對曰天顏俯臨豈得不懼  
臣見在外諸司欲奏事者先三五日反覆尋思  
及其臨奏三分不能道得一分尋常易事尚難  
如此况爭諫之人出言皆是觸忤非陛下假之  
顏色豈敢盡其情哉帝由是接羣臣愈溫凡曰  
隋煬帝多猜忌對羣臣多不語朕則不然君臣  
相親如一體耳

論皇甫德參  
非訕謗

八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昨皇甫德參上書言  
朕修營洛州宮殿是勞人也收地租是厚歛也  
俗尚高髻當是宮中所作也此人欲使國家不  
役一丁不收一租宮人皆無髻乃稱其意耳事  
既訕謗當須論罪魏徵進諫曰賈誼當漢文之  
時上書云可為痛哭者三可為長太息者五自  
古上書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則不能起人主心  
激切即似訕謗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在  
陛下裁察不可責也帝曰朕初欲責此人若責

貞觀之初

之則誰敢言者因賜絹二十匹  
十二年太宗謂魏徵曰比來所行得失政化何  
如往前對曰若恩威所加遠夷朝貢比於貞觀  
之始不可等級而言若德義潛通民心悅服比  
於貞觀之初相去又甚遠帝曰遠夷來服應由  
德義所加往前功業何益大徵曰昔者四方  
未定常以德義爲心  
海內無虞漸加驕奢  
自溢所以功業雖盛終不如往初帝曰朕今所  
行以往前何爲異徵對曰貞觀之初恐人不言

導之使諫三年已後見人諫悅而從之一二年  
來不悅人諫雖勉聽受而意終不平諒有難  
也帝曰於何事如此徵對曰卽位之初處元律  
師死罪孫伏伽諫曰法不至死無容濫加酷罰  
遂賜以蘭陵公主園直錢百萬人或曰所言乃  
常而所賞太厚答曰我卽位來未有諫者所以  
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徐州司戶柳雄於隋資妄  
加階級人有告之者陛下令其自首不首與罪  
遂固言是實竟不肯首大理推得其僞將處雄

卷二十一 二十九

卷二十一 二十九

死罪少卿戴胄奏法止合徒陛下曰我已與其  
斷當訖但當與死罪胄曰陛下旣不然卽付臣  
法司罪不合死不可酷濫陛下作色遣殺胄執  
之不已至於四五然後赦之乃謂法司曰但能  
爲我如此守法豈畏濫有誅夷此則悅以從諫  
也往年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有忤聖旨陛下  
以爲訕謗臣奏稱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  
激切卽似訕謗于時雖從臣言賞物二十段意  
甚不平難於受諫也帝曰誠如公言非公無能

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覺公向未道時都自謂所  
行不變及見公論說過失堪驚公但存此心朕  
終不違公語

論張猛可謂  
直臣諫君

太宗謂侍臣曰朕昨往懷州有上封事者云何  
爲恒差山東衆丁於苑內營造卽日徭役似不  
下隋時懷洛以東殘人不堪其命而畋獵猶數  
驕逸之主也今者復來懷州畋獵忠諫不復至  
洛陽矣四時蒐田旣是帝王常禮今者懷州秋  
毫不干於百姓凡上書諫正自有常准臣貴有

詞主貴能改如斯詆毀有似呪咀侍中魏徵奏  
曰國家開直言之路所以上封事者尤多陛下  
親自披閱或冀臣言可取所以僥倖之士得肆  
其醜臣諫其君甚須折衷從容諷諫漢元帝嘗  
以耐祭高廟出便門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  
當乘輿免冠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言臣自刎  
以頸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元帝不悅光  
祿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  
主不乘危廣德言可聽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

耶乃從橋以此而言張猛可謂直臣諫君也帝  
大悅

論上封事者  
習恣其陳述

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游獵  
太頻今天下無事武備不可忘朕時與左右獵  
於後苑無一事煩民夫亦何傷魏徵曰先王惟  
恐不聞其過陛下既使之上封事待恣其陳  
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於國若其無取亦無所  
損帝曰公言是也皆勞而追之

劉洎請勿窮  
詰上書者

十八年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夫人臣之對帝



王多順從而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不得有隱，宜以次言朕過失。無已，等咸曰：陛下聖化道致太平，以臣觀之，不見其失。黃門侍郎劉洎對曰：陛下撥亂造化，實功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有人上書辭理不稱者，或對面窮詰，無不慚退。恐非獎進言者。帝曰：此言是也。當為卿改之。

高宗諫斬穆

太宗嘗怒苑西監穆裕命於朝堂斬之。時高宗為皇太子，遽犯顏進諫。太宗意乃解。長孫無忌

唐太宗稱魏徵王珪之功

曰：自古太子之諫，或承間從容而言。今陛下發天威之怒，太子率犯顏之諫，斯誠古今未有。帝曰：夫人久相與處，自然染習。自朕御天下，虛心正直，即有魏徵朝夕進諫。自徵云亡，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等繼之。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見朕心悅諫者，因染以成性。故有今日之諫。太宗時，權貴嫉魏徵，每言於太宗曰：魏徵凡所諫爭，委曲反覆，不從不止。意以陛下為幼主，不同於長君。太宗曰：朕少不學問，唯好弓馬。至於

起義。卽有大功。既封爲王。偏蒙偏愛。理道政術。都不留心。及爲太子。初入東宮。思安天下。欲克已爲政。唯魏徵與王珪導我以禮。弘我以道。勉彊從之。大覺利益。遂力行不息。以致太平。所以特加禮重。每事聽從。非私之也。言者乃慙而出。太宗謂房玄齡曰。知者明。信爲難矣。如屬文之士。伎巧之徒。自謂已長。他人不及。若名工文匠。商略詆訶。無詞拙跡。於是乃見。由此言之。人君須得匡諫之臣。舉其慙過。朕今夙夜未嘗

廣當受諫

不以此爲心。恒欲公等盡情極諫。公等亦須受人諫。豈得以人言不同已意。卽護短不納。若不能受諫。安能諫人。玄齡曰。陛下之言是也。

太宗以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杜正倫。祕書少監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上封事稱旨。詔設宴爲樂。仍賜帛。有差。太常卿韋挺上章陳得失。太宗賜書曰。得所上書。意見極是。讜言辭理可觀。甚以爲慰。若齊桓之難。夷吾有射鉤之罪。蒲城之役。勃鞞爲斬袂之讐。而小白不以爲疑。

名韋挺杜正倫虞世南姚思廉等賜宴

以獎直言

重耳待之若舊。豈非各吠其主。志在無二。卿之深誠見於斯矣。若能克全此節。則保令名。如其怠之。可不惜也。

論治國與養病無異

太宗謂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病人覺愈。彌須將護。若有觸犯。必至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至喪敗。今天下安危繫之於朕。故日一日雖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在卿輩。既善均一體。宜協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極言無隱。儻君臣相疑。不能備盡肝膈。實為

治國之大害也。

文德皇后稱魏徵為社稷臣

長樂公主。文德皇后所生。將出降。勅所司資送倍於長公主。魏徵奏曰。昔漢明帝欲封其子。帝曰。朕子豈得同於先帝子乎。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為美談。天子姊妹為長公主。天子之女為公主。既加長字。良以尊於公主也。情雖有殊。義無等別。若令公主之禮有過長公主。理恐不可。帝稱善。乃以其言退而告后。后歎曰。嘗聞陛下敬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聞其諫。乃能以義制

人主之情。可謂正直社稷臣矣。妾與陛下結髮。為夫妻。曲蒙禮敬。情義深重。每將有言。必候顏色。尚不敢輕犯威嚴。况在臣下。情疎禮隔。故韓非謂之說難。東方朔稱其不易。良有以也。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有國有家者。深所要急。納之則世治。杜之則政亂。誠願陛下詳之。

太宗又嘗謂徵曰。隋煬帝承文帝餘業。海內殷阜。若能常據關中。豈有傾敗。遂不顧百姓。行幸無期。徑往江都。不納董純。崔象諫。爭身戮國。滅

唐太宗比魏徵為良工

為天下笑。雖復帝祚長短。委以玄天。而福善禍

淫。亦由人事。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長久。國無危敗。君有違失。臣須極諫。朕聞卿等規諫。縱不能當時即從。再三思審。必擇而用。及徵薨。太宗親臨慟哭。自製碑文。賜其家食。實封九百戶。

太宗謂侍臣曰。朕比來臨朝斷決。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為小事。遂不執言。凡大事皆起於小事。小事不論。大事又將不可救。社稷傾危。莫不由此。隋至殘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蒼生。罕

臣之義  
當盡忠匡救

聞嗟痛。公等為朕思隋氏滅亡之事。朕為公等思龍逢鼂錯之誅。君臣保全。豈不美也。太宗威儀嚴肅。百僚進見者。皆失其舉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見人奏事。必假借顏色。冀聞規諫。又曰朕因暇日。每與虞世南商榷古今。朕有一言之善。世南未嘗不悅。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其慳誠若此。朕用嘉焉。羣臣忠直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及卒。太宗哭之甚慟。手勅魏王泰曰。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日暫

忘。實當世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

玄示初立。收還綱權。銳於決事。羣臣畏伏。起居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賜束帛而已。未嘗蒙召見。被拔擢。其忤旨則朝堂決杖。傳送本州。或死於流貶。由是臣下不敢進諫。古者設誹謗木。欲聞已過。今封事謗木比也。使所言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無累於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

吳競請龍禁直諫正諫之

言道路流傳相視怪愕夫漢高帝赦周昌桀紂  
之對晉武帝受劉毅桓靈之譏况陛下謬達大  
度不能容此狂直邪且上有所失下必知之故  
鄙人欲毀鄉校而子產不聽也陛下初即位猶  
不褚無量張廷珪韓思復辛替否柳澤袁楚客  
等數上疏爭時政得失自頃上封事往往得罪  
諫者頓少是鵲巢覆而鳳不至理之然也夫帝  
王之德莫盛於納諫人將疾必先不甘魚肉之  
將亡必先不甘忠諫之說嗚呼惟陛下深

監丁茲哉

顏真卿論元  
載設羣臣奏  
事白長官長  
官白宰相宰  
相詳可否以  
聞之議即李  
林甫傷國忠  
尚不敢為

代宗時宰相元載多引私黨畏羣臣論奏乃給  
帝羣臣奏事多挾讒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  
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檢校刑部  
尚顏真卿上奏曰諸司長官者達官也皆得  
專廷於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  
故出使天下事無細大得失皆俾訪察還以聞  
此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  
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棘

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爲黑。變黑爲白也。詩人疾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昔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陛下惡之。宜矣。胡不回神省察。其言虛誣。則讒人也。宜誅殛之。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獎勵之。捨此不爲。使衆人謂陛下不能省察。而倦聽覽。以是爲辭。臣竊惜之。昔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使引對。不得關礙。防擁蔽也。置立仗馬。二須

乘者聽。此其平治天下也。天寶後。李林甫得君。羣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事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先關白。時閹人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天子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請。帝驚喜若神。故權寵日甚。道路以日。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此權臣蔽主。不遵太宗之法也。凌夷至于今天下之敝。皆萃陛下。其所從來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凋竭。太平之治。猶可致。而李輔國當權。宰相用事。遍爲姑息。

開三司。誅反側。使餘賊潰。將北走。党項哀哺不  
逞。更相驚恐。思明危懼。相挺而反。東都陷沒。先  
帝由是憂勤損壽。臣每思之。痛切心骨。今天下  
瘡痍未平。干戈日滋。陛下豈得不博聞讜言。以  
廣視聽。而塞絕忠諫乎。陛下在陝時。奏事者不  
限貴賤。羣臣以為太宗之治可跂而待。且君子  
難進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况懷狀  
急令宰相宣進止。御史臺作條目。不得直進。從  
此人。不奏事矣。陛下聞見止於數人耳。天下

陸贄請廣咨  
訪之路開諫  
諍之門通壅  
蔽之情弘採  
拔之道

之士。銷口結舌。陛下便為無事。可論。豈知  
而不敢進。即林甫國忠復起矣。臣謂今日之事  
曠古未有。雖林甫國忠猶不敢公為之。陛下不  
早覺悟。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

德宗時。翰林學士陸贄上奏略曰。臣聞立國之  
本。在乎得眾。得眾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  
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  
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  
故否泰。生情有薄厚。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



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為損。乾為天。為君。坤為地。為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已而

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若人而肆諸已。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眾同欲。靡不興。違眾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

不固遠賢耻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德則曰稽  
于衆捨已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  
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  
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  
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美武王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  
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  
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

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  
言違衆也詩曰汝無怙于中國歛怨以爲德不  
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  
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惟彼不  
慎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人卒狂言自用也前  
史數桀紂之惡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言  
耻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迹鑒盛衰於已驗之  
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

事不差胡可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太宗文  
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  
太平英略施於百勝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  
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  
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爲慮夙興聽理  
日盱忘勞公卿迭趨庭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  
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待臣  
諮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諭往古成敗或問人間  
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

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  
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  
徭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旣往難  
追每召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不入小 頗失隨  
卽箴規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  
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  
直宿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  
情忘厭倦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  
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一

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爲有貞觀之風兼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遠中宮之威柄潛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間皆嬖倖亂朝聰明不達

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剋已從諫專用舊老採拔羣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于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媚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爲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逆誕驚衆有讜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議曹以頌美爲奉職法吏以識旨爲當官

司府以厚歛爲公忠權門以多賂爲問望外寵  
持竊國之勢內寵擅迴天之謠禍機熾然醜醜  
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  
相蒙曾莫之省日務游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  
盜一興至今爲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  
憚忠骸之怫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  
以至於大失者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  
弊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輟食處寢  
洞啓誠納相心與人豁被胸襟忘已應物故得

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  
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繼  
艱屯而衆不離析理尚寬大務因循而重作爲  
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亦宜論德令課  
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性本仁恕事  
多含弘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  
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辯邁  
絕人倫武略雄圖半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任  
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自

久浚源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遠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別延宰輔。既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

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親。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始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

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  
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  
問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

詩廣接下之  
道開獎善之  
門弘納諫之  
懷勵推誠之  
美

贊又上奏略曰。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  
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  
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  
輟。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  
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  
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

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為矯枉防患之慮。豈  
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妨大道  
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循  
誠於中。然後俾眾無惑。存信於已。可以教人不  
欺。唯信與誠。有失無補。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  
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為食可去而  
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  
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  
有事。况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

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者臣竊以斯  
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  
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  
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  
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  
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  
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祕靡不  
傳上之所爲靡不効此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

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徇義  
之意輕撫不以恩則効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  
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  
枉則影曲聲滯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  
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辯觀者辯而求衆庶  
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  
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  
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  
給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



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為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

惟已，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交疏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為美，而謂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蓋為人

過而遷善。愚者耻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拂者。聖人之所尚。至於贊揚君德。歌述王功。或以改過不吝爲言。或以有關能補爲美。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既尚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莖。有面折廷爭者。必爲霽雷霆

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爲黜心意之欲。而手勅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滯習俗之凡見。聞過則羞已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代之効。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况不及中才。師心自用。肆于人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

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密自矜  
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  
違則傳之實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  
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爲楷模使太宗風  
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絕直  
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  
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  
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  
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

言常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  
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  
而効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  
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  
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  
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  
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  
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  
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

可棄之人。斯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予以虧天下之理。予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此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聞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但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照其心。何以知

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耻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懷。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懼。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

勝必甘於佞辭。上耻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諛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顧望者目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懷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懼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日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

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糾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于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殷滅。宮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

不勦棄。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  
 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  
 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  
 易。趙武咄咄而為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為漢元  
 輔。公孫弘上書論事。帝使難弘以十策。弘不得  
 其一。及為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  
 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  
 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  
 知。堯舜所病。胡可。一訓一詰。而謂盡其能哉。

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  
 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  
 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王  
 者。明四目。達四聰。益欲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已  
 之過也。垂旒於前。以續於側。蓋惡視聽之太察。  
 唯恐彰人之非也。所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  
 務通。物情視聽。祇以伺罪。釁與眾違。欲與道乖。  
 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  
 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聖。意務雍熙。而使全

道未孚。臣竊爲陛下。深愧於前哲也。古人所以  
有耻君不如堯舜者。故亦以是爲心乎。夫欲理  
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  
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  
勤接下而不辯。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  
辯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已。則君子小  
人固不可辯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  
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  
利之。猶懼忠告之不蕪。况有疎隔而勿接。又有

猜忌而加損者乎。天生烝人。合以爲國。人之有  
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宜於上。  
則怨讟於下。欲不歸於善。則奏集於邪。聖人知  
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列爭臣  
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  
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  
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  
起。古之無爲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之  
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一。則得失

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己。謂欲可逞。謂眾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說為忠順。謂獻替為妄愚。謂進善為比周。謂嫉惡為嫌忌。謂多疑為御下之術。謂深察為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

贊又上奏略曰。君人者。以眾智為智。以眾心為心。恒恐一天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唯善是求。豈但從諫不拂而已哉。乃至求諫。

請嘉許旨之  
忠祛逆耳之  
各平積憤之  
氣弭逆詐之  
實

言聽輿誦。對非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官在諫議任。若宰衡。獻替彌綸。乃其職分。縱使引喻非當。不猶愈於輿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謗言乎。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聽廣。斯實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臣所論之事。下臣愚戇。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為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



為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制誨者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舜之為君，始作漆器，羣臣固爭，咸謂非宜。漆器之為用也甚堅，其為實也益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慎其初歟？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同大小，相須而成。故舜命其臣曰：作朕股肱。

耳目。夫股肱之奉元首，不以煩細而闕於運行，耳目之助於心靈，不以么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子之於君父也，盡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願極於尊榮，愛則懼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不皆然。而况位列朝廷，任當輔弼，主辱與辱，王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悞，得無諫乎？武丁賢君也，傳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其相，說諭木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

粥之任。匡救攸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願披肺腸。而不敢自默者也。若以諫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

論姜公輔諫  
造塔一事用  
心良善非竇  
直取名

慎乎

贊又上奏略曰。臣竊以領覽萬機。必先虛其心。

鑑鏡羣情。必先誠其意。蓋以心不虛。則物或見

阻。意不誠。則人皆可疑。阻於物者。物亦阻焉。疑

於人。人亦疑焉。萬物阻之。兆人疑之。將欲感

人心。以於和平。盡物理。使無紕繆。是由却行而

未及。則人也。無乃愈疎乎。今陛下以素欲廢罷

公輔。心而謂其所行皆非良善。則是遷怒而

積憤。氣未平也。陛下揣公輔知必移改之意。

奏義

而謂其所言皆欲取名，則是億不信而逆詐之，情未弭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一終



